

会昌解颐录
唐·佚名（陈尚君辑）

○韦丹

韦丹大夫及第后，历任西台御史，每常好道，未曾有遇。京国有道者，与丹交游岁久。忽一日，谓丹曰：“子好道心坚，大抵骨格不成。某不能尽知其事，可自往徐州问黑老耳。”丹乃求假出，往徐州。经数日，问之，皆云无黑老。召一衙吏问之，曰：“此州城有黑老。”“家在何处？”其吏曰：“此城郭内并无。去此五里瓜园中，有一人姓陈，黑瘦贫寒，为人佣作，赁半间茅屋而住。此州人见其黑瘦，众皆呼为黑老。”韦公曰：“可为某邀取来。”吏人至瓜园中唤之，黑老终不肯来，乃驱迫之至驿。韦公已具公服，在门首祇候。韦公一见，便再拜。黑老曰：“某佣作求食，不知有何罪，今被捉来，愿得生回。”又复怖畏惊恐，欲走出门，为吏人等遮拦不放。自辰及酉，韦公礼貌益恭，黑老惊惶转甚，略请上厅，终不能得。至二更来，方上阶，不肯正坐。韦公再拜咨请，叩问不已。至三更，黑老忽然倒卧于床上，鼻息如雷。韦公兢兢床前而立，久因困极，不觉兼公服亦倒卧在床前地上睡。至五更，黑

老起来，以手抚韦公背云：“汝起汝起，汝似好道，吾亦爱之。大抵骨格不成就，且须向人间富贵。待合得时，吾当来迎汝，不然，恐汝失路耳。初秋日，可再来此，当为汝尽话。”言讫，倏已不见。韦公却归，至立秋前一日晚，至徐州，黑老已辰时死矣。韦公惆怅，埋之而去，自后寂绝，二十年不知信息。韦公官江西观察使，到郡二年，忽一日，有一叟谓阁人曰：“尔报公，可道黑老来也。”公闻之，倒屣相迎。公明日无疾，忽然卒，皆言黑老迎韦公上仙矣。（《太平广记》卷三五）

○黑叟

唐宝应中，越州观察使皇甫政妻陆氏，有姿容而无子息。州有寺名宝林，中有魔母神堂，越中士女求男女者，必报验焉。政暇日，率妻孥入寺。至魔母堂，捻香祝曰：“祈一男，请以俸钱百万贯缔构堂宇。”陆氏又曰：“傥遂所愿，亦以脂粉钱百万，别绘神仙。”既而寺中游，薄暮方还。两月余，妻孕，果生男。政大喜，构堂三间，穷极华丽。陆氏于寺门外筑钱百万，募

画工，自汴、滑、徐、泗、杨、润、潭、洪及天下画者，日有至焉。但以其偿过多，皆不敢措手。忽一人不说姓名，称剑南来，且言善画。泊寺中月余，一日视其堂壁，数点头。主事僧曰：“何不速成其事耶？”其人笑曰：“请备灯油，将夜缉其事。”僧从其言。至平明，灿烂光明，俨然一壁，画人已不见矣。政大设斋，富商来集。政又择日，率军吏州民，大陈伎乐。至午时，有一人形容丑黑，身長八尺，荷笠莎衣，荷锄而至。阍者拒之，政令召入，直上魔母堂，举手锄以鬪其面，壁乃颓。百万之众，鼎沸惊闹，左右武士欲擒杀之，叟无怖色。政问之曰：“尔癡病耶？”叟曰：“无。”曰：“缘何事而鬪此也？”叟曰：“恨画工之罔上也。夫人与上官舍二百万，图写神仙，今比生人，尚不逮矣。”政怒而叱之。叟抚掌笑曰：“如其不信，田舍老妻，足为验耳。”政问曰：“尔妻何在？”叟曰：“住处过湖南三二里。”政令十人随叟召之。叟自苇庵间，引一女子，年十五六，薄傅粉黛，服不甚奢，艳态人，光华动众。顷刻之间，到宝林寺，百万之众引颈骇观，

皆言所画神母，果不及耳。引至阶前，陆氏为之失色。政曰：“尔一贱夫，乃蓄此妇，当进于天子。”叟曰：“待归与田舍亲诀别也。”政遣卒五十，侍女十人，同诣其家。至江欲渡，叟独在小游艇中，卫卒侍女叟妻同一大船。将过江，不觉叟妻于急流之处，忽然飞入游艇中。人皆惶怖，疾棹趋之，夫妻已出，携手而行。又追之，二人俱化为白鹤，冲天而去。（《太平广记》卷四一》）

○张卓

张卓者，蜀人。唐开元中，明经及第，归蜀覲省。唯有一驴，衣与书悉背在上，不暇乘，但驱而行。取便路，自斜谷中，数日，将至洋州。驴忽然奔掷入深箐中，寻之不得。天将暮，又无人家，欲宿林下，且惧狼虎。是夜月明，约行数十里，得大路，更三二里，见大宅，朱门西开。天既明，有山童自宅中出。卓问求水，童归，逡巡见一人，朱冠高履，曳杖而出。卓趋而拜之，大仙曰：“观子尘中之人，何为至此？”卓具陈之。仙曰：“有缘耳。”乃命坐，赐杯水，香滑清冷，

身觉轻健。又设美饌讵，就西院沐浴，以衣一箱衣之。仙曰：“子骨未成就，分当留此。”某有一女，兼欲聘之。卓起拜谢，是夕成礼。数日，卓忽思家。仙人与卓二朱符，二黑符：“一黑符可置于头，入人家能隐形；一黑符可置左臂，千里之内，引手取之；一朱符可置舌上，有不可却者，开口示之；一朱符可置左足，即能蹙地脉及拒非常。然勿恃灵符，自颠狂耳。”卓至京师，见一大宅，人马骈阗，穷极华盛。卓入之，经数门，至厅事，见铺陈罗列，宾客满堂。又于帐内妆饰一女，年可十五六。卓领之，潜于中门，闻一宅切切之声云：“相公失小娘子，具事闻奏，敕罗、叶二师就宅寻之。”叶公踏步叩齿，喷水化成一条黑气，直至卓前。见一少年执女衣襟。右座一见怒极，令前擒之。卓因举臂，如抵墙壁，终不能近。遽以狗马血泼之，又以刀剑击刺之，卓乃开口，锋刃断折。续又敕使宣云：“断颈进上。”卓闻而惧，因脱左鞋，伸足推之，右座及罗叶二师暨敕使皆仰仆焉。叶公曰：“向来入门，见非常之气，及其开口，果有太乙使者。相公但获爱女，何苦相

害？”卓因纵女，上使卫兵送归旧山。仙人曳杖途中曰：“张郎不听吾语，遽遭罗网也。”侍卫兵士尚随之，仙人以拄杖画地，化为大江，波涛浩淼，阔三二里。妻以霞帔搭于水上，须臾化一飞桥，在半天之上。仙人前行，卓次之，妻又次之。三人登桥而过，随步旋收，但见苍山四合，削壁万重，人皆遥礼。归奏玄宗，俄发使就山祭醮之，因呼为隔仙山。在洋州西六十里，至今存焉。（《太平广记》卷五二）

○贾耽

贾耽相公镇滑台日，有部民家富于财，而父偶得疾，身体渐瘦，糜粥不通，日饮鲜血半升而已。其家忧惧，乃多出金帛募善医者。自两京及山东诸道医人，无不至者，虽接待丰厚，率皆以无效而旋。后有人自剑南来，诊候旬日，亦不识其状。乃谓其子曰：“某之医，家传三世矣，凡见人之疾，则必究其源。今观叟则惘然无知，岂某之艺未至，而叟天降之灾乎？然某闻府帅博学多能，盖异人也，至于卜筮医药，罔不精妙，子能捐五十千乎？”其子曰：“何用？”曰：“将以遗御吏。”

候公之出，以车载叟于马前，使见之，倘有言，则某得施其力矣。”子如其言。公果出行香，见之注视，将有言，为监军使白事，不觉马首已过。医人遂辞去。其父后语子曰：“吾之疾是必死之征，今颇烦躁，若厌人语。尔可载吾城外有山水处置之，三日一来省吾，如死则葬之于彼。”其子不获已，载去，得一磐石近池，置之，悲泣而归。其父忽见一黄犬来池中，出没数四，状如沐浴。既去，其水即香。叟渴欲饮，而气喘力微，乃肘行而前。既饮，则觉四体稍轻。饮之不已，即能坐。子惊喜，乃复载归家，则能饮食，不旬日而愈。他日，贾帅复出，至前所置车处，问曰：“前度病人在否？”吏报今已平复。公曰：“人病固有不可识者。此人是虱症，世间无药可疗，须得千年木梳烧灰服之。不然，即饮黄龙浴水，此外无可治也。不知何因而愈？”遣吏问之，叟具以对。公曰：“此人天与其疾，而自致其药，命矣夫。”时人闻之，咸服公之博识，则医工所谓异人者，信矣。（《太平广记》卷八三）

○鞠思明

赵冬曦任吏部尚书。吏部参选事例，每年铨曹人吏，旧例各合得一员外，及论荐亲族，众人皆悉论请。有令史鞠思明一人，二年之内，未尝有言。冬曦谓曰：“铨曹往例，各合得一官，或荐他人亦得。”思明又不言，但唯而退，冬曦益怪之。一日，又召而谓曰：“以某今日之势，三千余人选客，某下笔，即能自贫而富，舍贱而贵，饥之饱之，皆自吾笔。人人皆有所请，而子独不言，何也？”思明曰：“夫人生死有命，富贵关天，官职是当来之分，未遇何以怅然。三千之人，一官一名，皆是分定，只假尚书之笔。思明自知命未亨通，不敢以闲事挠于尚书。”冬曦曰：“如子之言，当贤人也，兼能白知休咎耶？”思明曰：“贤不敢当。思明来年，始合于尚书下授一官，所以未能有请也。”冬曦曰：“来年自授何官？”思明曰：“此乃忘之矣。”冬曦曰：“如何？”思明曰：“今请于阶下书来年于尚书下授官月日，及请授俸料多少，亦请尚书同封记。请坏厅上壁，内书记，却泥封之。若来年授官日，一字参差，请死于阶下。”乃再拜而去。冬曦虽不言，心常怪之妄诞，常

拟与注别异一官。忽一日，上幸温泉，见白鹿升天，遂改会昌县为昭应。敕下吏部，令注其官，冬曦遂与思明注其县焉。及事毕，乃召而问之曰：“昨上幸温泉，白鹿升天，改其县为昭应。其县与长安、万年不殊，今为注其官，子且妄语，岂能先知此乎？”思明拜谢曰：“请尚书坏壁验之。”遂乃拆壁开封，看题云：“来年某月日，上幸温泉，改其县为昭应，蒙注授其官。”及所请俸料，一无差谬，冬曦甚惊异之。自后凡有事，皆发使问之，莫不神验。冬曦罢吏部，差人问思明，当更得何官。思明报云：“向西得一大郡。”且却后旬日。上召冬曦，问江西风土，冬曦奏对称旨。乃曰：“冬曦真豫章父母。”遂除江南观察使。到郡之后，有事发使问之，无不克应。却后二年，疾病危笃。差人问之，思明报云：“可部署家事。”冬曦知其不免，其疾危困而卒。

（《太平广记》卷一四九）

○祖价

进士祖价，咏之孙也。落第后，尝游商山中，行李危困。夕至一孤驿，去驿半里已来，有一空佛寺，

无僧居，价与仆夫投之而宿。秋月甚明，价独玩月，来去而行。忽有一人，自寺殿后出，揖价共坐，语笑说经史，时时自吟。价烹茶待之，此人独吟不已，又云：“失人为诗，述怀讽物，若不精不切，即不能动人。今夕偶相遇，后会难期，辄赋三两篇，以述怀也。”遂朗吟云：“家住驿北路，百里无四邻。往来不相问，寂寂山家春。”又吟：“南冈夜萧萧，青松与白杨。家人应有梦，远客已无肠。”又吟：“白草寒路里，乱山明月中。是夕苦吟罢，寒烛与君同。”诗讫，再三吟之。夜久，遂揖而退。至明日，问邻人，云：“此前后数里，并无人居，但有书生客死者，葬在佛殿后南冈上。”价度其诗，乃知是鬼，为文吊之而去。（《太平广记》卷三四四）

○牛生

牛生自河东赴举，行至华州，去三十里，宿一村店。其日，雪甚，令主人造汤饼。昏时，有一人穷寒，衣服蓝缕，亦来投店。牛生见而念之，要与同食。此人曰：“某穷寒，不办得钱，今朝已空腹行百余里矣。”

遂食四五碗，便卧于床前地上，其声如牛。至五更，此人至牛生床前曰：“请公略至门外，有事要言之。”连催出门，曰：“某非人，冥使耳。深愧昨夜一餐，今有少相报，公为置三幅纸及笔砚来。”牛生与之。此人令牛生远立，自坐树下，视中出一卷书，检之。看数张，即书两行，如此三度讫，求纸封之，书云第一封、第二封、第三封。谓牛生曰：“公若遇灾难危笃不可免者，即焚香以次开之视。若或可免，即不须开。”言讫，行数步，不见矣。牛生缄置书囊中，不甚信也。及至京，止客户坊，饥贫甚，绝食。忽忆此书，故开第一封，题云：“可于菩提寺门前坐。”自客户坊至菩提寺，可三十余里，饥困，且雨雪，乘驴而往，自辰至鼓声欲绝，方至寺门。坐未定，有一僧自寺内出，叱牛生曰：“雨雪如此，君为何人而至此？若冻死，岂不见累耶？”牛生曰：“某是举人，至此值夜，略借寺门前一宿，明日自去耳。”僧曰：“不知是秀才，可止贫道院也。”既入，僧乃为设火具食。会语久之，曰：“贤宗晋阳长官，与秀才远近？”牛生曰：“是叔父也。”僧乃

取晋阳手书，令识之，皆不谬。僧喜曰：“晋阳常寄钱三千贯文在此，绝不复来取。某年老，一朝溘至，便无所付，今尽以相与。”牛生先取将钱千贯，买宅，置车马，纳仆妾，遂为富人。又以求名失路，复开第二封书，题云：“西市食店张家楼上坐。”牛生如言，诣张氏，独止于一室，下廉而坐。有数人少年上楼来，中有一人白衫。坐定，忽曰：“某本只有五百千，令请添至七百千，此外即力不及也。”一人又曰：“进士及第，何惜千缗！”牛生知其货及第矣，及出揖之，白衫少年即主司之子。生曰：“某以千贯奉郎君，别有二百千，奉诸公酒食之费，不烦他议也。”少年许之，果登上第，历任台省，后为河中节度副使。经一年，疾困，遂开第三封，题云：“可处置家事。”乃沐浴，修遗书，才讫而遂终焉。（《太平广记》卷三四八）

○元自虚

开元中，元自虚为汀州刺史，至郡部，众官皆见。有一人，年垂八十，自称萧老：“一家数口，在使君宅中累世，幸不占厅堂。”言讫而没。自后凡有吉凶，

萧老必预报，无不应者。自虚刚正，常不信之。而家人每夜见怪异，或见有人坐于檐上，脚垂于地，或见人两两三三，空中而行。或抱婴儿，问人乞食，或有美人，浓妆美服，在月下言笑，多掷砖瓦。家人乃白自虚曰：“常闻厨后空舍是神堂，前人皆以香火事之。今不然，故妖怪如此。”自虚怒，殊不信。忽一日，萧老谒自虚云：“今当远访亲旧，以数口为托。”言讫而去。自虚以问老吏，吏云：“常闻使宅堂后枯树中，有山魃。”自虚令积柴与树齐，纵火焚之，闻树中冤枉之声，不可听。月余，萧老归，缟素哀哭曰：“无何远出，委妻子于贼手，今四海之内，孑然一身，当令公知之耳。”乃于衣带，解一小合，大如弹丸，掷之于地，云：“速去速去。”自虚俯拾开之，见有一小虎，大才如蝇。自虚欲捉之，遂跳于地，已长数寸，跳掷不已，俄成大虎，走入中门。其家大小百余人，尽为所毙，虎亦不见。自虚者，亦一身而已。（《太平广记》卷三六一）

○刘立

刘立者，为长葛尉。其妻杨氏，忽一日泣谓立曰：“

我以弱质，托附君子，深蒙爱重。将谓琴瑟之和，终以偕老，何期一旦舍君长逝。”哽咽涕泗，不能自胜。立曰：“君素无疾恙，何得如此？”妻言我数日沉困，精思恍惚，自度必不济矣，且以小女美美为托。又谓立曰：“他日美美成长，望君留之三二年。”其夕杨氏卒。及立罢官，寓居长葛，已十年矣。时郑帅崔公，即立之表丈也。立往诣之，崔待之亦厚。念其贫，令宾幕致书于诸县，将以济之。有县令某者，邀立往郭外看花。及期而县令有故，不克同往，令立先去。舍赵长官庄，行三二里，见一杏园，花盛发，中有妇女十数人，立驻马观之。有一女，年可十五六，亦近垣中窥。立又行百许步，乃至赵长官宅，入门，见人物匆遽，若有惊急。主人移时方出，曰：“适女子与亲族看花，忽中暴疾，所以不果奉迎。”坐未定，有一青衣与赵耳语，赵起入内，如是数四。又闻赵公嗟叹之声，乃问立曰：“君某年某月为长葛尉乎？”曰：“然。”“婚杨氏乎？”曰：“然。”“有女名美美，有仆名秋笋乎？”曰：“然，仆今控马者是矣。”赵又叹息惊异。旋有人唤秋笋入

宅中，见一女，可十五六，涕泣谓曰：“美美安否？”对曰：“无恙也。”仆拜而出，莫知其由。立亦讶之，徐问赵曰：“某未省与君相识，何故知其行止也？”赵乃以实告曰：“女适看花，忽若暴卒。既苏，自言前身乃公之妻也，今虽隔生，而情爱未断。适窥见公，不觉闷绝。”立歔歔久之。须臾，县令亦至，众客具集。赵具白其事，众咸异之。立曰：“某今年尚未高，亦有名官，愿与小娘子寻隔生之好。”众共成之，于是成婚，而美美长于母三岁矣。（《太平广记》卷三八八）

○史无畏

唐史无畏，曹州人也，与张从真为友。无畏止耕垆亩，衣食窘困。从真家富，乃谓（谓原作为。据小说大观本改。）曰：“弟勤苦田园，日夕区区，奉假千缗货易，他日但归吾本。”无畏忻然赍缗，父子江淮射利，不数岁，已富。从真继遭焚熟，及罹劫盗，生计一空，遂诣无畏曰：“今日之困，不思弟千缗之报，可相济三二百乎？”闻从真言，辄为拒扞，报曰：“若言有负，但执券来。”从真恨怨填臆，乃归，庭巾焚香，泣泪诅之，

言词慷慨，闻者战栗。午后，东西有片黑云骤起，须臾，霏雨雷电兼至。霹雳一震，无畏遽变为牛，朱书腹下云：“负心人史无畏。”经旬而卒。刺史图其事而奉奏焉。（《太平广记》卷三九五）

○峡口道士

开元中，峡口多虎，往来舟船皆被伤害。自后但是有船将下峡之时，即顶一人充饲虎，方举船无患，不然，则船中被害者众矣。自此成例，船留二人上岸饲虎，经数日。其后有一船，内皆豪强，数内有二人单穷，被众推出，令上岸饲虎。其人自度力不能拒，乃为出船，而谓诸人曰：“某贫穷，合为诸公代死。然人各有分定，苟不便为其所害。某别有恳诚，诸公能允许否？”众人闻其语言甚切，为之怆然，而问曰：“尔有何事？”其人曰：“某今便上岸，寻其虎踪，当自别有计较。但恳为某留船滩下，至日午时，若不来，即任船去也。”众人曰：“我等如今便泊船滩下，不止住今日午时，兼为尔留宿。俟明日若不来，船即去也。”言讫，船乃下滩。其人乃执一长柯斧，便上岸，入山寻虎，并
